

# 《正字通》版本及作者考

古屋昭弘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正字通》最早的版本是白鹿书院本，并非弘文书院本。2. 后来印行的刘炳补修本和清畏堂本基本上都使用白鹿书院本的版木。3. 张自烈在明崇祯年间编的字典叫《字汇辨》，经过张氏自己的增订后，改名为《正字通》，而廖文英只有出版的功劳。本文在讨论过程中还介绍到 18 世纪日本人写的《正字通作者辨》和日本藏张自烈著《增补字汇》。

## 一 《正字通作者辨》

《正字通》成书后约七十年，日本江户时代(17~19世纪)有位叫珂然的和尚写了一部《正字通作者辨》(1741年)。他主要根据清畏堂本《正字通》的吴源起序确认了此书真正的作者是张自烈(字尔公，号芑山)，也提到一些张自烈的生平事迹。他还介绍了几种版本，如：

清畏堂本(两种) 陈成德本 芥子园本 弘文书院本(两种) 删略本

在 18 世纪初的日本，①珂然看了这么多版本，还用日本训读法翻译了吴源起、廖文英二序以及《正字通凡例》，实在令人佩服。现在我们可以在珂然打下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正字通》的各种版本，并讨论一下有关《正字通》作者的问题。

现存的版本除珂然所提到的以外，至少还有三种，即：

白鹿书院本 刘炳补修本 三畏堂本

珂然提到的陈成德本和删略本目前我们还没找到。

## 二 白鹿书院本

通过对现存各种版本的对照研究，可以得知白鹿书院本、刘炳本和清畏堂本基本上是同版的。其中白鹿书院本可谓所有的版本中最早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的封面云，“廖百子先生辑，正字通，潭阳成万才梓”，并押有“白鹿书院藏板”的朱文方印。这跟廖文英(字百子，号昆湖)“自序”说的“会坊人鸠资，就版于白鹿洞，因名曰正字通”这句话完全相符，就是南康府知府廖文英管理庐山白鹿洞书院时在福建建阳的书贾成万才的协助下出版的。除康熙九年(1670 年)七月写的“自序”外，还有四篇序文，即：

张贞生 康熙九年十一月 尹源进 康熙十年五月

黎元宽 康熙十年四月 姚子庄 康熙十年六月

据此可知，内阁文库藏本大概是在康熙十年下半年印行的。序文后有凡例、总目、字汇旧本首卷，没有引证书目。然后有正黄旗教习廖纶现在康熙九年十月写的《十二字头引》以及满文《十二字头》。这是单刊的一册，带有单独的封面，也押有“白鹿书院藏板”的朱印。此后就是字典本文，共十二集。第一集(即子集)开头题“连阳廖文英百子辑”。内容上较为显著的特点

如下：

字典本文中“玄”和“夷”二字大部分都刻成“𩫑”（或“𩫑”）和“𠂇”。这当然跟避讳有关系，即康熙帝讳玄烨，“夷”字在当时指满族。<sup>②</sup>有趣的是内閣文庫藏本在这些字上边往往贴上了印着“玄”（缺末笔）和“夷”的小纸片。据工藤1994，到了雍正年间，清朝命令国民不要存心避开“夷”“胡”“奴”等字，因为避开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对满族的不尊重。内閣文庫藏本的小纸片应该跟这种政策有关系。

第一集一部“亡”字刻成“亾”，这也是白鹿书院本的特点。虽然“亾”是“亡”的古字，但不应该在一部，因此其他版本都改作“亡”。

《十二字头》第六字头中有误刻之处，即 ak、ek 等满文右旁的“阿忒”“厄忒”是“阿客”“厄客”的错误。其他版本中只有三畏堂本不误（神田1993）。

### 三 《正字通》的作者

从康熙十年（1671年）起，张自烈应廖文英的邀请，生活在白鹿洞书院，一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病死。康熙十一年一月他在写给廖文英第二个儿子叔玉的《赠廖季子序》一文中说：“廖子叔玉，今贤大夫昆湖先生季子也。齿虽后其兄仲玉者四年……往岁叔玉同兄戒装北雍……叔玉以省覲反康，与余晨夕独久……会昆湖公《正字通》成。”（《芑山先生文集》卷十五，文中“北雍”指北京国子监，“康”指南康府），可见张自烈生前就知道《正字通》的出版。<sup>③</sup>他说的《正字通》一定是前一年后半年印行的白鹿书院本。

有些中国学者以此文为据断定《正字通》的作者是廖文英，否定了张自烈和《正字通》的关系（丁1984、胡1990等）。这种学说难以成立。因为这些学者忽略了《正字通》整个的成书过程。

《正字通》还有其前身，即《字汇辩》。早在明崇祯年间，张自烈已开始编纂《字汇辩》。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的好友方以智曾给《字汇辩》写序（见《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据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削发为僧后的方以智从顺治十年（1653年）住在南京建初寺的看竹轩，第二年张自烈也住在附近，经常跟方以智商讨《字汇辩》的内容。方以智的儿子方中通在康熙年间曾提到：“芑山先生初辑《字汇辩》，时过竹关，取老父《通雅》商榷。”“时先君天界[寺]圆具后，闭关建初寺之竹轩，芑山先生居止数武，朝夕叩关，商略可否。日辑七字为度，殆二十年而成。成，易名《正字通》。”<sup>④</sup>

还有一些资料说明《字汇辩》在顺治年间曾经出版过一次。<sup>⑤</sup>出版后张自烈还继续从事增订工作，一直到康熙四年（1665年）。这一年他在写给弟弟张自勋的信上说到，“兄近来订正字汇”（《芑山先生文集》卷十）。廖文英写《正字通》的“自序”是康熙九年七月的事，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廖文英是从康熙四年到九年之间得到张自烈的原稿，而且这原稿一定是增订后的《字汇辩》。把书名改为《正字通》的应该是廖文英。

最重要的是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刊《增补字汇》，共十二集二十册。第一集开头题“袁州张自烈尔公增补，溧水汤学绅康民订正”，卷首有字汇补凡例、字汇补总目，可见此书又称《字汇补》。<sup>⑥</sup>虽然刊行年代较晚，但根据内容得知此书很可能反映《字汇辩》的初期面貌。《正字通》中那些带有赣方言色彩的反切（古屋1992），基本上也与此书中的反切一致。这个事实充分表明《字汇辩》和《正字通》之间的密切关系（详见古屋1993b）。

持着“《正字通》作者是廖文英”学说的胡迎建先生说：“又查《豫章丛书》中张自烈著书目

录，知其以治史见长，仅有《字汇辨》论文字，文字不到一千字。可见研究文字非其所长，何能作《正字通》？其实胡先生说的《字汇辨》应该是《字汇辨序》（《芑山先生文集》卷十二）。仅序文已达一千字（实际上有1403字），反而可见《字汇辨》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附带说明一下，《赠廖季子序》一文中张自烈提到廖文英的两个儿子，即季子叔玉和比他大四岁的哥哥仲玉。廖纶玑所写《十二字头引》末尾刻有两个方印，即篆字阳文的“廖纶玑印”和阴文“仲玉”，可见仲玉就是廖纶玑的表字，而廖纶玑很可能就是廖文英的大儿子。<sup>⑩</sup>张自烈在该文里还说：“仲玉居辇下秉铎为人师。”这跟廖纶玑在北京任正黄旗教习的事实完全相符。

#### 四 刘炳补修本

康熙十二年（1673年）张自烈因病去世，享年77岁。据康熙间刊《宜春县志》，廖文英给张自烈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他埋葬在白鹿洞书院附近的青龙山。<sup>⑪</sup>不久廖文英任满回乡（他是广东连州人）。据日本东北大学藏刘炳补修本《正字通》的六篇新序（详见后文），他把《正字通》的版木也裁归连州。此时三藩中的吴三桂和耿精忠相继叛清，连州一带也发生战乱。<sup>⑫</sup>据康熙年间刊《连州志》，平藩即平南王尚可喜或其子尚之信派一位将军镇守连州，这就是重新印行《正字通》的刘炳（字煥之）。根据刘炳补修本的六篇新序，<sup>⑬</sup>他得到《正字通》版木的经过是这样的：

刘炳在连州结识廖文英后，在战乱中经常保护廖氏一家人。后来不知为什么廖文英带着两个儿子即仲玉和叔玉到别处后，死在那儿，而仲玉兄弟险些被抓进监狱（可能是吴三桂那边的）。全靠刘炳的安排，兄弟俩才能回连州。因此他们把《正字通》的版木赠与刘炳以表谢意。此时刘炳之友广州海幢寺的阿字和尚来连州，告诉刘炳《正字通》的真正作者是张自烈。于是刘炳托阿字修补版木的缺损处，并将第一集开头的“连阳廖文英百子辑”八字改刻作两行的“南昌张自烈尔公辑，连阳廖文英百子梓”十六字，封面则改为“张尔公先生辑”。虽然张自烈不是南昌人而是袁州府宜春人，但直到此时他总算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名誉。

阿字，法名今无和尚，字阿字。广州海幢寺为阿字的师兄今释和尚即金堡所创建（侯1988）。金堡曾与张自烈的朋友钱秉镫同仕南明永历政权，<sup>⑭</sup>为僧后跟住在南京的方以智有往来，难怪他知道《正字通》和张自烈的关系。金堡还替人写过《刊正正字通序》一文，见他的《遍行堂续集》。有趣的是，此序的内容大部分与刘炳序一致。序中云，“正字通一书廖太守百子刻于南康，此张尔公之书也……予镇连阳……”，可见金堡的序文是代刘炳写的。看来，对刘炳补修本来说，金堡的贡献跟阿字一样大。

据东北大学藏本，刘炳补修本在封面版框的上边补上了“礼部鉴定”四字。封面上仍然保留“潭阳成万才梓行”七字，押有“广居堂藏板”。<sup>⑮</sup>卷首有礼部尚书龚鼎孳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一月写的序和廖文英的“自序”，也有引证书目。龚序云：“廖使君昆湖……以其暇纂辑是书，属长君仲玉持以示余，并索弁首。”可见，是仲玉（廖纶玑）把原稿或印好的书拿到北京去请龚鼎孳作序的。廖序的内容跟白鹿洞书院本一样，只是版式不同，可能是跟其他序文一起新刻的。廖序后边有两行附记：“廖氏初行是书，原序尚多，今存首序与廖氏自序，以证改正之由。”<sup>⑯</sup>看来，虽然内閣文庫藏白鹿洞书院本没有龚序，但康熙十一年以来印行的白鹿洞书院本，作为首序就有龚序。除这二序外，为刘炳补修本作新序的有：

高光夔序 康熙十七年秋日 李贊序 刘炳序 康熙十七年二月

钱捷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 王令序 康熙十七年八月 吴盛藻序

除钱捷外都是在广东做官的。据序文的年月，东北大学藏本大概是在康熙十八年前半年印行

的。这些序文几乎都提到廖文英得到《正字通》原稿后没把约好的五百金给张自烈以前张氏就去世等情况，未免带有责怪的口气。比如吴盛藻序云：“（张自烈）积数十年心力而《正字通》一书遂成……以老贫不能梓，（廖文英）请以五百金为直而售焉，以为已有。居无何而张子以忧郁死，廖君遂梓之。”当然他们也承认廖文英出版《正字通》的功劳。

如上所述，刘炳补修本使用的版木就是原来在白鹿书院的版木，只有序文是新刻的。白鹿书院本中那些代替“玄”的“伭”“铉”等字在刘炳补修本的字典本文里有时改刻作缺末笔的“玄”字，有时不待改刻而只削去人字旁和末一笔。“𠂇”字有时改刻作“夷”字，有时只削去人字旁。“湖”字有时也削去偏旁。结果这种“玄”“夷”“胡”三字变成偏右细长的字了。

## 五 清畏堂本

刘炳是三藩之一平南王尚氏所派到连州的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尚之信叛清，其父尚可喜气愤而死后，尚之信“盘踞广东，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十七年（1678年）二月刘炳为《正字通》写序，八月吴三桂病死，尚之信决定降清；十九年（1680年）八月尚之信被押回广州，闰八月赐死于北京；二十年（1681年）三藩所属人口均编入旗籍（薛1991）。虽然我们不知道刘炳在这期间怎样生活，但他肯定没有心情再照顾《正字通》的版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有位叫吴源起的礼科给事中访问广东。据他的序文，他和廖文英是世交，因此特意寻访廖文英，才知道廖文英早已去世。此时《正字通》的版木“久属他姓，束之高阁”。因此吴源起解尽腰囊购买版木后，重新印行《正字通》，这就是清畏堂本。

吴源起，浙江秀水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进士，清畏堂是他的书室名。著有《吴鼎吾行实》，“鼎吾”是父亲吴铸的表字。据吴源起序和《广信府志》《洛阳县志》，明崇祯年间吴铸和廖文英分别在江西的广信府和南康府任推官，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吴源起从康熙八年（1669年）任洛阳县知县时廖文英曾经寄给他《正字通》一部。

正如日本珂然和尚所说的那样，清畏堂本有两种，就是清畏堂藏板本和清畏堂原板本。通过对照得知藏板本是原来的，而原板本是后人用同一个版本印行的。反正用的都是原先在白鹿书院开雕，后来刘炳重印的版木。因此清畏堂本跟白鹿书院本与刘炳补修本相比较，往往连版框的裂痕都一致，只是裂痕的程度和漫漶的程度越来越厉害而已。

根据内阁文库藏清畏堂藏板本，<sup>④</sup>吴源起把刘炳补修本的封面改成新的，就是除掉“张尔公先生辑”六字，并把“潭阳成万才梓行”七字改为“清畏堂藏板”五字。序文除吴源起自己新写的以外，只留下廖文英的自序，还把第一集开头的“南昌张自烈尔公辑，连阳廖文英百子梓”改刻作“南昌张自烈尔公、连阳廖文英百子全辑”。可见吴源起虽然明明知道《正字通》出于“张尔公先生之手笔”（吴序），但还是提高了一点廖文英的地位。

据日本尊经阁文库和早稻田大学藏本，清畏堂原板本在新刻的封面上补上“南昌张尔公、连阳廖百子两先生全辑”十五字，“清畏堂藏板”五字改为“清畏堂原板”，又把藏板本省略的《十二字头引》和《十二字头》补进凡例后边。其他部分和藏板本一样。只是廖序中意味着康熙帝的“今上”二字，在这些原板本已刻改为“口上”，可见有的原板本是在雍正年间（或其后）印行的。日本二松学舍大学藏两部原板本还保持“今上”二字。

## 六 结语

上面三种版本，即白鹿书院本、刘炳补修本、清畏堂本，可以称为“白鹿书院系版本”。从日

本各图书馆等处的藏书情况来看，清畏堂本(尤其原板本)可以说是最普及的版本。至于其他版本，即弘文书院、三畏堂、芥子园三种版本，<sup>⑯</sup>其字典本文的行款格式和白鹿书院系版本完全一样，但互相又不是同版的关系。封面都说“廖百子先生辑，正字通”，然后分别说“弘文书院藏本”(版框的上边有“新镌”二字)“三畏堂重梓”“芥子园重镌”。第一集开头都题“连阳廖文英百子辑”。弘文书院本和芥子园本卷首都有正字通姓氏一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关于三种版本的刊行时间、先后关系以及它们和白鹿书院系版本的关系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基于各种根据，如“玄”“夷”二字的情况、误刻之处等，目前至少可以说这三种版本，尤其是往往被认作最早版本的弘文书院本，其刊行不会早于白鹿书院本。<sup>⑰</sup>

## 附注

① 神田 1993 指出，1694 年日本已有人看过《正字通》。据岩见 1980，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新井白石早在 1695 年就为他的藩主购买了《正字通》。可见 17 世纪末《正字通》已开始传至日本。又，关于《正字通作者辨》的阅览，承蒙寺村政男先生提供方便。

② 字典本文中还有避开“胡”“奴”“虏”等字的倾向。详见古屋 1993 a。

③ 关于张自烈和廖文英的生平事迹，详见古屋 1993 a。张自烈的文集除了民国间刊豫章丛书所收《芑山文集》以外，北京图书馆还收藏着三种康熙间刊的文集。其中《芑山先生文集》内容和编排方式跟豫章丛书本一样。刘炳补修本《正字通》钱捷序云：“忆壬子途过金陵，坊人出正字通一刻。”可见壬子年(1672年)秋《正字通》已在南京出售。

④ 《方以智年谱》中有这些资料，承蒙何九盈先生赐教。

⑤ 顺治间刊张自烈著《四书大全辩》卷首所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江南右布政使冯如京的告示提到张自烈的“新镌字汇辩”。张自烈也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所写《复友人论字汇辩书》(《芑山文集》卷九)一文中称《字汇辩》为“拙辩”。

⑥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著录“张自烈、汤学绅《字汇补》十三卷十三本”。《国志经籍志补》著录“张自烈《增补字汇》十二卷十二册”。

⑦ 我们以前说过，廖纶玑可能是廖文英的亲戚或同乡的朋友(古屋 1994)。如果他们是父子关系，那么跟白鹿书院本有关的六位(廖文英、廖纶玑、张贞生、尹源进、黎元宽、姚子庄)当中至少有四位(廖父子、张、姚)是客家人(据《崇正同人系谱》)。他们好像都没注意到张自烈的反切有赣方言色彩，也许是因为客家方言有同样的语音特点。

⑧ 此外，康熙间刊《江西通志》卷三十七云：“南康太守廖文英重其品，诣葬于白鹿洞山外之郑家冲，书其碑曰清故处士张芑山墓。”

⑨ 《清史列传·尚可喜传》云：“因三桂精忠连结为寇，未能以重兵达粤。粤东之连州、惠州、博罗……土贼蠢动，可喜发兵征剿，屡奏捷。”

⑩ 比如吴盛藻序云：“廉君之归连阳也，徘徊故道，震屹烽烟。于斯时也，始与连帅刘君焕之善，凡恃以无恐。继而刘帅提孤军死力，三连不致躏于贼。廉君已先翱翔异地，并其二子而出，未几物故，而二子几逮邻封狱，刘帅……遂力出二子归。二子德刘帅，因以是书谢……及检视而残缺漶灭什之一。适阿字禅师游于连。刘帅以补残之事属阿师。”钱捷序云：“此刻(《正字通》的版本)百子携入连阳……余将行，于海幢晤阿字上人，知此书乃江右张尔功所辑也。”《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存目《正字通》项有概括性的描写。

⑪ 由于方以智等朋友推荐，永历政权曾聘请过张自烈，但他没去参加。此事见于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鲁孺发《岭南纪表》等。

⑫ “广居堂”未详。也许是刘炳的书室名。

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正字通》卷首只存廖文英一序，末尾有这两行附记。可见它是刘炳补修本。

⑭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也收藏清畏堂藏板本一部。

⑮ 我们这次看的版本如下：弘文书院本二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三畏堂本二部（内阁文库、北京大学图书馆工具室）、芥子园本一部（内阁文库）。日本珂然和尚说当时还有一种弘文书院本，卷首部分跟其他的弘文书院本不同。据佐佐木猛先生的指教，大阪外国语大学藏弘文书院本就是这样。如版心没有篆文“弘文书院”四字。

⑯ 弘文书院本很可能就是廖文英的朋友、同事和受业弟子为了表扬廖文英而翻刻白鹿书院本的。这问题拟另文讨论。

#### 参考文献

- 丁 铎 1984 《正字通》著者是廖文英，辞书研究，1期。  
工藤早惠 1994 “胡”字小稿（日文），中国语学，241，东京。  
古屋昭弘 1992 《正字通》和十七世纪的赣方言，中国语文，5期。  
1993a 张自烈和《字汇辨》（日文），东洋学报，74—3·4，东京。  
1993b 关于张自烈《增补字汇》（日文），中国文学研究，19期，东京。  
1994 关于《拍掌知音》的成书时间问题，中国语文，6期。  
侯外庐 1988 方以智全书第一册（说明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  
胡迎建 1990 《正字通》作者应为廖文英，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29期。（此论文承蒙李荣先生介绍）  
任道斌 1983 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神田信夫 1993 荻生徂徕《满文考》和《清书千字文》，第6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薛瑞录 1991 尚之信，清代人物传稿上篇第六卷。  
岩见辉彦 1980 方以智《通雅》和新井白石的语言哲学（日文），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第7集，东京。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日本东洋文库河野六郎先生的指导和鼓励，特此致谢。

（古屋昭弘 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

## 讣 告

著名考古、历史和古文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胡厚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95年4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对于胡厚宣先生的不幸逝世，本刊谨表示沉痛的哀悼。

本刊编辑部